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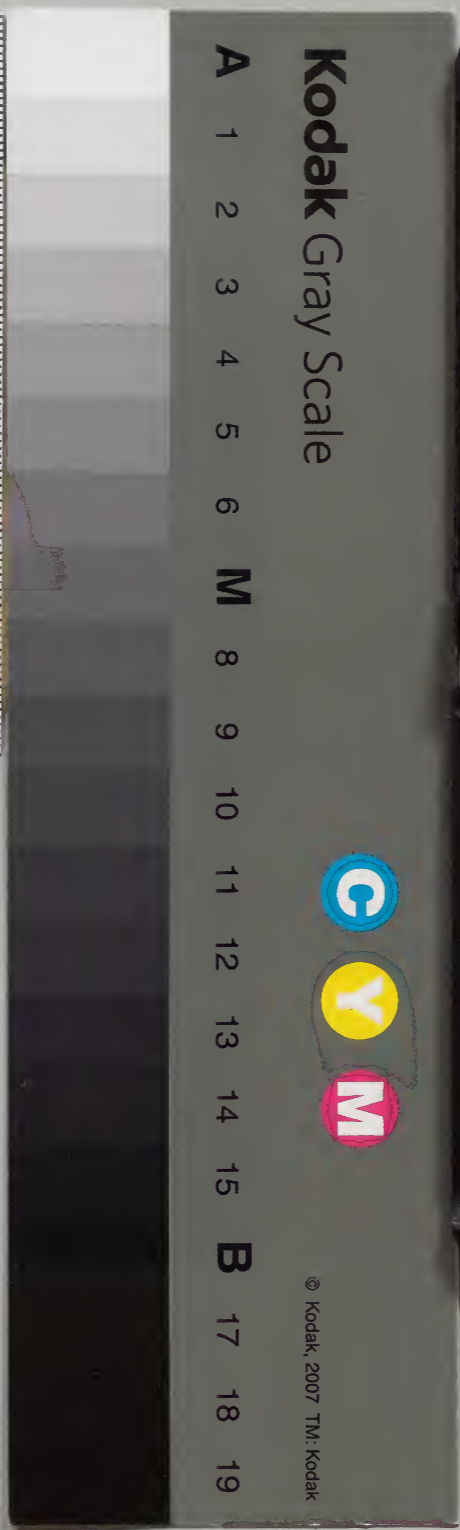
春秋合  
鈔  
冊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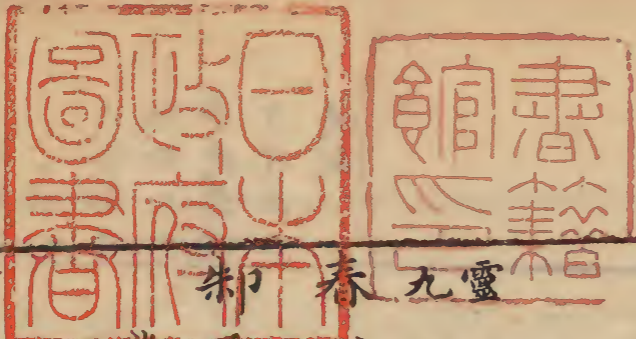
廿六之八

漢書門			
八	四	一	類
一	六	三	號
一	八	函	架

內閣文庫			
三	八	漢	
五	四	書	
函	一		
五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410
冊數	10	( 7 )
函號	275	36





春秋四傳合抄卷之二十六

襄公二

靈公十年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齊世子光會吳壽于祖成十五年晉率諸大夫會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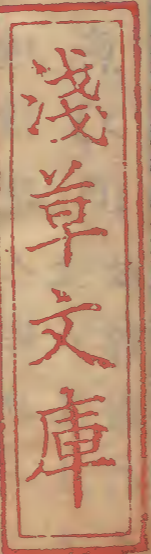
業方盛乃合十二國之君世子而往主吳以為會是舉

天下諸侯皆宗吳矣雖曰資吳以困楚然楚弱而吳與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偃陽妘姓楚與國為吳入中國之

左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向戌宋大夫

襄公



文字整者  
其態易窮  
變者其境  
不可測此  
幅變幻之  
極如入玉  
華武夷諸  
名勝曲曲  
奇觀

春秋四傳 卷二十六

而向戌有賢行故荀營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  
欲封之為附庸之弗克孟氏之臣秦董父輦重如後  
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董父輦重如後  
孟獻子家臣步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  
挽重車以從師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  
門發縣門城門以閉攻門之士  
邑大夫仲尼出在內者多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  
力扶舉縣門狄虎彌魯人以大車輪蒙左執之右拔戟  
以甲以為櫓甲狄虎彌魯人以大車輪蒙左執之右拔戟  
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  
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布登及女牆偃陽人斷其布隊  
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故主人嘉其勇  
故主人嘉其勇

縣帶其斷以狗於軍三日董父帶其斷布諸侯之師久  
於偃陽荀偃士句請於荀營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  
班師知伯怒授之以机出於其間机按授偃士句二子出  
於偃士句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代偃陽封余恐亂命以  
之問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  
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  
武守而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言荀營實  
然克偃陽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不  
之城矣偃陽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不  
五月庚寅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  
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

春秋四傳 卷二十六 襄公 二

奪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貺如  
 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  
 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樂天子  
 荀瑩辭。之辭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王者  
 公後皆用天子禮樂。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  
 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舞師樂師題識旌夏大旌  
 列。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  
 林見。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荀瑩不可。曰。我辭禮矣。彼  
 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若鬼神有知自晉侯有間。  
當加罪於宋

以偃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諱俘中國偃陽。姁姓  
 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內史掌爵祿廢  
 宗族賢者令居師歸。孟獻子以秦董父為右。生秦丕茲。  
 霍奉姁姓之。祀師歸。孟獻子以秦董父為右。生秦丕茲。  
 董父生子。事仲尼。言其父以力相尚子  
 名丕茲。事仲尼。以德相高。

公至自會

穀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中國  
 有善事。則并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汲鄭伯。引而致也。  
 于善。逃歸陳侯。致祖之會。存中國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

門桐

晉師伐秦

荀瑩伐秦報九年之侵

**附左**

衛侯救宋

衛從晉師于襄牛故救宋

鄭子展曰必伐衛不

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

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

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受亦

楚之勅命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

皇耳皇成子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繇辭言兆如山陵之多

失雄大象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苗之衛人

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大丘蒯孫林父子○秋七月楚子囊

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蕭宋邑九月子

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言鄭伐魯國蕭

克蕭侵宋爭競已甚為下盜殺三大夫傳周猶不堪競况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

秋莒人伐我東鄙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伐鄭此三駕之一

**左**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滕已

伯者以意之向背為

春秋四傳

卷二十六 襄公

四

酉師于牛首

冬盜殺鄭公子駢

駢子公子發

子孫輒

卿鄭失政甚矣

左

初子駢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

故書盜自此始尉止獲又與之爭

尉止獲又與之爭初子駢為田洹司氏堵氏侯

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

徒以作亂八年子駢所殺於是子駢當國子國為司馬

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尉止司臣侯晉堵女

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駢子

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嘉知之故不死子西聞

盜不徹而出子西即公孫尸而追盜先臨尸盜入於北

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為門者

門具衆危群司官閉府庫慎閉截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

車十七乘尸而攻盜于北宮子矯公孫帥國人助之殺

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

齊奔宋子孔當國代子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

守其職位使皆聽執政之大夫諸司門子弗順

法不得預朝政辟法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

春秋四傳

卷二十六

襄公

五

將代父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為。當門者。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于倉門之外。衆而後定。穀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胡卿大夫者。國君之陪貳。政之本也。本強則精神折衝。聞有偃息談笑。而卻敵國之兵。勝千里之難者矣。乃至於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於朝。安在其為陪貳乎。故削。

其大夫為當官失職者之鑒也。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左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也。欲以偏鄭。

鄭舊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

焉。鄭服則欲以還鄭。故夫子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

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還繞也。陽楚師不。

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樂。

鰲曰。逃楚。晉之耻也。合諸侯以益耻。不如死。我將獨進。

師遂進。已亥。與楚師夾潁。水而軍。子蟠曰。諸侯既有成。

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從服退，楚必圍我，猶

將退也。楚見晉退必來圍鄭，晉雖不如從楚，亦以退之。

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營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致怨為

資。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公孰成之，諸侯成之。曷為不言諸侯成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諸侯已取之矣。曷為繫之鄭？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

胡虎牢之地，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成而繫鄭者，罪諸侯也。曷為責鄭？設險所以守國，有是險而不能設，犧牲玉帛，待盟境上，使其民人不享土利，辛苦墊隘，無所底告。然後請成，故城不繫鄭者，責其不能，有也。曷為罪諸侯？夫鄭人從楚，固云不義，然中國所以城之者，非欲斷荆楚之路，為鄭蔽也。駐師阨險，以逼之，爾至是伐而復成，為猶前志也。則可謂以義服之乎？故成而繫鄭者，若曰：鄭國分地，受諸天子，非列國所得專，所以罪諸侯也。聖人既以虎牢還繫於鄭，又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諸



侯之罪益明矣。夫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鄭。肆其陵逼，魯荆楚之不若也。

公至自伐鄭。書楚救鄭而致公，知諸侯之避楚也。

**附左**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右助王叔陳生

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說王不入，遂處

之。廢叔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

宰家與伯輿之大夫瑕禽。瑕禽伯輿坐獄於王庭，士匄

聽之。王叔之宰曰：「箒門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

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

之而賜之駢旄之盟。平王徙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輿

者言得重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箒門閭竇其能來東底

不以雞犬乎？且王何賴焉？言我若貧賤何能來東使王今自王叔

恃其用而與之盟耶？底至也。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

能無箒門閭竇乎？惟大國畜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

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

氏與伯輿合要。合要約之辭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理曲

為答故不能舉其契要之辭。王叔奔晉

靈王十有一年

卷二十六 襄公

春王正月作三軍

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此志三家分公室之始

**左**季武子

季孫宿

將作三軍

魯本無中軍惟上下二軍皆屬於公季氏欲專其民人故

假立中軍

告叔孫穆子曰

請為三軍

各征其軍

穆子曰

政將及子

子必不能

國政者霸國之政令魯次國而為大

政者霸國之政令魯次國而為大

武子固請之

穆子曰

然則盟諸

乃盟諸僖闕

之僖宮詛諸

五父之衢

正月作三軍

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三子各

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

其邑役入季氏者無公征

不入者倍征

使公家

孟氏使半為臣

若子

若弟

取其人

以三歸公而取其

叔孫氏使盡為臣

盡取

子弟以其父已歸公不然不舍也

**胡**三軍魯之舊也

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強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為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

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

若有侵伐諸卿更帥

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

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

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

將皆公家之臣

兵皆公家之衆

不相繫也

文宣以來

政

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

車復於甸甲散於丘

卒還於邑

將皆公家之臣

兵皆公家之衆

不相繫也

文宣以來

政

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

車復於甸甲散於丘

卒還於邑

將皆公家之臣

兵皆公家之衆

不相繫也

文宣以來

政

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

車復於甸甲散於丘

卒還於邑

將皆公家之臣

兵皆公家之衆

不相繫也

文宣以來

政

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

車復於甸甲散於丘

卒還於邑

將皆公家之臣

兵皆公家之衆

不相繫也

文宣以來

政

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

車復於甸甲散於丘

卒還於邑

將皆公家之臣

兵皆公家之衆

不相繫也

文宣以來

政

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

車復於甸甲散於丘

卒還於邑

將皆公家之臣

兵皆公家之衆

不相繫也

文宣以來

政

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

車復於甸甲散於丘

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郟。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

惡宋以從  
晉怒晉以  
避楚晉楚  
皆可無患  
此策誠深

晉晉不吾疾也。疾急也。言晉不怠於爭鄭。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

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

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

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

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夏。鄭子展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伐鄭。此悼公三駕之二。

左四月。諸侯伐鄭。巳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

于東門。其莫。是日晉荀營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許舊國鄭新邑。

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水名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

**左**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瀆年。」瀆，積也。專山川，毋保姦，毋晉慝。

速去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問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左**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胡**盟于亳城北。鄭服而同盟也。尋復從楚伐宋，故書同盟。見其既同而又叛也。既同而又叛，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也。故亳之盟，其載書曰：「或間茲命，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雖渝此盟而不顧也。」意慢鬼神，至於此極而盟猶足恃乎。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楚子鄭伯伐宋

楚子鄭伯伐宋。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胡盟于亳城北。鄭服而同盟也。尋復從楚伐宋，故書同盟。見其既同而又叛也。既同而又叛，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也。故亳之盟，其載書曰：「或間茲命，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雖渝此盟而不顧也。」意慢鬼神，至於此極而盟猶足恃乎。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祀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此悼公三駕之

左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

子伯駢行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

月會于蕭魚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

使叔盱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

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

賂晉師以師惺師觸師蠲皆鄭樂師名廣車音七車淳十五乘

甲兵備淳耦也廣靴車凡兵車百乘他兵車及廣歌鐘

二肆肆列也為一肆及其罍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

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

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

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

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

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

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便蕃數也言遠入相率夫樂以

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

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

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

魏絳和戎以正諸華而後窺中原先着後着易地皆

春秋四傳 卷二十六 襄公 十二

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歲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禮大夫有功則賜樂也。

胡程氏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囚而歸焉。納斥候，禁侵掠，遣叔肸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悼公能謀於魏絳以息民，聽於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公至自會。殺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良霄公孫輒子伯有也。

左鄭人使良霄大宰石彘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

冬，秦人伐晉。為楚伐晉。

左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庶長秦爵也。不書救鄭，已屬晉。

無所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武濟自

輔氏與鮑交伐晉師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靈王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左**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為公盤以鐘之金鑄為公之食器

**穀**伐國不言圍邑舉重也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遂繼

事也受命而救卻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

**胡**鄆莒邑也遂者生事也入者逆詞也大夫無逐事受

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之擅權使公不得

有為於其國也或曰古者命將得專制閫外之事有可

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曰此為境外言之也台

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為也昭

公逐定無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拜師也

秋九月吳子乘卒吳始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師于揚梁以報晉之取鄭者楚之無能為也

**附左**靈王求后於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

王之禮辭有之言先王講禮之辭命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

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

及姑姊妹則曰先守其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陰里周大夫結成也為十五年劉夏逆王后傳

公如晉拜士魴之辱

靈王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夏取却却亂分為三師救却遂取之

**附左**荀瑩士魴卒荀瑩中軍將士魴下軍佐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

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昔臣習於知伯是以

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

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

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

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將佐皆遷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

帥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

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

黶為汰弗敢違也欒黶最為汰侈亦晉國以平數世賴

之刑善也夫言士匄以遜讓為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

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求其是之謂

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

春秋左傳 卷二十六 襄公 十五



陰明讓德  
因以爭字  
相形利害  
瞭然

其哀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救，恒必由之。

秋

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共王卒子康王昭立

**左**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

師于郟，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

既辱且憂，若以弘大衆多。

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惟是春秋，窀穸之事。

謂祭祀窀穸，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

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

臨終之命，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

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附左**吳侵楚，養由基奔命。

即由也。樂吳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基，即由。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

楚共王之得謚為恭也，以自請為靈與厲也。古今工于請謚者，孰有如共王者乎？

易我不備，一言可謂

知已知彼

春秋四傳

卷二十一

覆以待我。以待我師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冬城防。城防以備莒。莒陰與齊合亦以備齊。

**左**書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靈王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蕞。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左**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

不德也。伐喪不德以退吳人。將執戎子駒支。駒支戎子名范宣子

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

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

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

如昔者。蓋言語漏泄。則職女之由。由汝諸戎實主漏泄晉事詰朝之

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

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

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

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

春秋四傳

卷二十一

十七

犄角字奇

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  
 戍○焉○於○是○乎○有○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亢猶秦師  
 不○復○我○諸○戎○寔○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當其諸戎犄之  
 足○戾○其○與○晉○陪○之○戎○何○以○不○免○與晉斃秦自是以來晉之  
 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  
 湯○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携○諸○侯○而○罪○我○諸○戎  
 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贊○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  
 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辜○焉○也 辜閭賦青蠅而退 豈弟君  
 子○無○信○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

子即叔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

使老胡使舉上客而叔老並書者以內鄉行則不得不書矣

季孫宿以卿為介而不使之免叔老介於宿而不敢避

蓋兩失之雖晉人輕其幣而敬其使於君命使人之體

豈為得哉

附左吳子諸樊既除喪諸樊吳子也將立季札季札辭曰

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曹君公子負芻

立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子臧不肯

為君以成

負芻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諸樊適子有  
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故曰義嗣有  
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傳言季札之讓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獻北宮括鄭公孫

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左**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

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

子穆子賦匏有苦葉詩邶風義取於深則厲叔向退而

秦晉兵爭始于韓而終于十三國之伐

奇思風起沙義雲騫宛似當年聚首共話至今猶有生氣

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

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

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飲毒鄭

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秦不獲成

馬秦不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示不唯余馬首

是瞻言進退藥廩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余馬首欲東

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絳曰不待中行伯乎左

晉大夫中行莊子曰夫子命從帥言偃命馬首是瞻藥

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以從命為待

莊子為佐伯游偃曰吾令寔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  
 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遷延却樂鉞曰此役也報  
 櫟之敗也後又無功晉之耻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  
 恥乎二位厲將下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士樂  
 厲謂士鞅曰余弟不欲往而汝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  
 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秦伯  
 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  
 以其汰乎對曰然欒厲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  
 盈厲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

樂書雖有  
 惠及民

何得邊比  
 召公

公為愛其甘棠况其子乎武子即欒書欒厲死盈之善  
 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汰矣而厲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  
 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彼士鞅之位為

氏張  
 本

已未衛侯出奔齊

左衛獻公戒孫文子審惠子食勅戒二子皆服而朝曰  
 盱不召而射鴻於圃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皮  
 田獵冠既不釋二子怒孫文子如戚戚孫文孫蒯入使  
 冠又不與食子邑孫蒯入使  
 蒯孫文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巧言詩喻文  
 子之子

襄公

二十

二十

而為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師曹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  
亂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  
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  
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乃并妻子而入見，蘧伯玉  
皆居於戚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如之何？對  
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  
出，公使子螭、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  
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子鮮從公。子鮮，公  
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母公嫡無神，何告？

定姜數獻  
公三罪乃  
老吏斷獄  
不可增減  
為君而使  
嫡母數之  
其何說之  
辭

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  
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殺○之○二○罪○也○謂不釋皮  
余○以○中○御○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  
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衛○使○大○叔○儀○對○太叔儀曰  
群○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  
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  
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成即厚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  
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國守有○毋○弟○鱗○以○出○從君或撫其  
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邾齊所及其

春秋四傳

卷二十六襄公

廿一

不抑不揚  
絕無滯

春秋左傳卷之六

復也。以邾糧歸。言公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其  
從君辭曰。余不說初矣。言初從君非說。余狐裘而羔袖。  
故狐為裘至美也。以羔為袖則有少惡。乃赦之。衛人立。  
公孫剽。剽穆公孫。林父。寧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  
侯在邾。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  
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  
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二子所言。臧孫說謂  
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  
乎。前牽為挽。後送為推。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

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  
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  
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  
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  
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  
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  
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夫子大夫有貳宗。宗  
之。副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  
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

春秋左傳卷之六襄公 廿二

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詢，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明君聞此當惕然感悟一人肆於民上，以從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胡**孫寤出君，眾所同疾，史策書之是也。聖人曷為掩姦，歲惡不暴其罪，而以歸咎人主，何哉？曰：臣而逐君，其罪已明矣。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神之主，而民之望，何可出也。所為見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

乎。春秋端本清源之書，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者，為後世鑒。

**莒**人侵我東鄙。報入鄆也。莒自臧鄆後四伐我矣。是無晉也。溴梁之執蓋有由矣。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左**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帥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儆。吳人自臯舟之隘，要而擊之。臯舟，吳險阨之道。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附左**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將昏於齊故。曰：昔伯舅太公右



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祚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齊靈公名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毋廢朕命因昏而加褒顯

冬季孫宿會晉士臼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薑莒人邾人于戚

**左**晉侯問衛故于中行獻子獻子荀偃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虺湯左相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

也定立公孫剝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折

為旌王者遊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宣子因而借觀之

聖王十有五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胡**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充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聞

劉夏逆王后于齊昏姻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世劉夏士也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

下之

母矣

師慧師曠  
之流臣也  
鄭人以為  
人玩而克  
賂遺宋人  
受之而不  
知用惜哉  
觀慧舉止  
言咲蓋以  
滑稽寄其  
憤者也

附左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  
子產之故納賂于宋鄭人以三子之父皆為尉氏以馬  
四十乘與師音伐後師慧樂師名三月公孫黑子為質焉司  
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賢而  
臣為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也此  
放之入殺此三師慧過宋朝將私便小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  
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  
其以千乘之相謂子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慧自  
謂也言不為子產殺三盜得賂而歸之是重淫樂而輕相國也  
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公畏齊不敢至成罪其怯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

齊侯圍成貳于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郭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魯告難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子平公

附左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  
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  
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我失不貪之寶不若汝失寶王之寶  
人有其寶嵇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

請免死也。子罕寘諸其里。或以所獻王寘諸地使王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靈王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左平公即位。改服修官。烝于曲沃。烝嘗於廟警守而下。會于

溴梁。徹戒守備順河命歸侵田。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

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各從義類齊高厚之詩不類。齊有二

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

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

之大夫盟曰。同討不逞。

公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

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刺天下之大夫。君

若贅旒然。

胡杜丘之會。諸侯既次于匡。則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

侯之大夫救徐鷄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袁僑如

會。則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溴梁

之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者則宜書魯卿及諸侯之大夫盟可也而獨書大夫何也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上二年春正月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夏四月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而使大夫皆專之諸侯皆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為政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况悼公既沒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而大夫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於至微而不可掩常情忽於未兆而不預謀荀偃怒

大夫盟而晉靖公廢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勢見矣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執以歸始此○以我故執邾宣公莒黎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

齊侯伐我北鄙齊既叛晉聞公在會將討邾莒故獲來伐三年之間齊師五至魯矣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左**許男請遷于晉許欲叛楚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不肯

遷晉人歸諸侯唯以其師討鄭子矯聞將伐許遂相鄭

伯以從諸侯之師。齊子叔帥師會晉荀偃夏六月。次于棧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

**左**齊侯圍郕。郕魯孟氏邑。貳晉故伐魯。孟孺子速微之。孟獻子子。莊子速也。齊

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海陘魯。蓋道。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左**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言齊再。伐魯。晉人曰。以寡君之未。掃。祀。畢。之。言。祭。與。民。之。未。息。不。然。不。取。忘。穆。叔。曰。以。

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

見中行獻子。偃賦。坼父。坼父。詩小雅。周司馬。詩人責坼。父為王。爪牙不修。其職使百姓。

受困若而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

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句賦。鴻鴈之卒章。言魯憂困。若鴻鴈。卒章。

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鳩集也。豈敢使魯無。所鳩集。如鴻雁。卒章。

乎。所云。

春秋四傳合抄卷之二十六終



人懇于晉。為明年晉人執石買傳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桃魯邑防

臧紇

左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

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旅松近防邑 耶

叔紇。即叔梁紇 臧疇。臧賈。皆臧紇昆弟 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

而復。齊師去之。失臧紇故 齊人獲臧堅。臧紇之族 齊侯使風沙衛

唁之。且曰無死。使勿殺 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

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音弋音決 以杖扶其傷而死。杖小木也臧堅義不受辱

以杖自扶其所傷而死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華臣暴其宗室而亂宋政不有國討失政刑矣

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邾故也邾叛晉與齊齊人使之修先君之怨此祝柯之會所以復執也

**附左** 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墓。妨於農收。收歛也

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

役。澤門宋城門皇國父皙而居近之 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黑色子居邑中

罕聞之。親執扑杖。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

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闔謂門戶閉塞 今君為一臺而不

朴扶之法即獻子分謗之意

大司馬

襄公

二

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傳善子罕分謗

靈王十有八年

七年  
春白狄來

胡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則諸侯雖善於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不與其朝。不與其朝者。懲淫慝。一內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而獻其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此乃天子而讓也。况列國之君乎。守藩之臣乎。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為曹故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左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厲公獻子所弑者公以

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

梗陽晉邑臯巫名也。夢並見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

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

河。獻子以朱絲繫玉二鼓。音角。雙玉。曰鼓。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



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  
烏。彪。晉平公名稱臣者明上有天。其官臣偃實先後之。  
子以謙告神也。曾臣猶未臣。  
守官之臣。偃。獻子名。荀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  
 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  
 伐齊。溴梁盟曰。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諸侯之士  
同討不庭。  
 門。烏。攻其城門。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齊大夫曰。吾知子  
 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  
 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告之。子家以告公。恐。晏嬰聞之  
 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

師。晉人使司馬斥開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  
 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  
 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  
 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遁。鳥鳥得空。邢伯。晉大夫。告中行  
營故樂也。邢伯。齊侯。  
 伯。獻曰。有班馬之聲。班別也。夜遁馬不齊師其道。叔向  
相見故作離別聲。  
 告晉侯曰。城上有鳥。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  
 遂從齊師。風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齊勇  
 士。  
 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始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  
 隘。以塞道。衛恨二子故塞其道。欲使晉得之。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

州綽之射  
何下卷繇  
衿甲面縛  
武畧可想

兩矢夾脰。音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頤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已卯。荀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郭。趙武韓起以上軍圍廬。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荻。秦周魯大夫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殺犬示孟莊子即孺子速斬其楸。音以為公琴。楸木已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中池之竹木。二子晉大夫壬寅。焚東郭北

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東門中。以枚數闔。枚馬楹闔門扇也齊侯駕將走郵棠。邾大夫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晉師行速而所攻甚急。特欲略行其地無久攻意。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劍。斷鞅乃止。抽劍斷乘馬之鞅。齊侯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穀。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亦有病焉。非大而足同焉。非大國諸侯豈足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諸侯同罪大國同共圍之與。大國所讐則亦病矣。

胡凡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而獨於此書同。圍齊何也。齊環背盟棄好。陵虐神主。肆其暴橫。數伐鄰國。觀加兵於魯。則可見矣。諸侯所共惡疾。故同心而圍之也。同心圍齊。其以伐致何也。見齊環無道。宜得惡疾。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辭也。春秋於此。有沮橫逆。抑強暴之意。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其齊環之謂矣。尚誰懟哉。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左鄭子孔

即公

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

知晉不與已故將叛晉而起

使告子庚。子庚弗許。子庚

楚師伐鄭藉其力以去之

揚豚邑大夫名宜。告子庚曰。國人

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

年。師徒不出。人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

番之。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

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

繼之。不可。牧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

兵於汾。於是子驕。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

襄公 六

完守入保 乃古公致 治良讓

結句大有 關係

靈王十有九年

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展子西知子孔欲去諸大夫之謀乃完

城郭內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子庚門保守

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再宿涉於魚齒之下。魚齒山下有泄水故

言甚雨及之。甚雨及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涉

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北風南

者聽晉楚之強弱也。多死聲。楚必無功。南風又多多。董叔

南風音微。故不競也。夫晉大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

君之德也。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前年圍齊之諸侯也。祝柯齊之地。

左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即祝柯曰。大毋侵小。

晉人執邾子執邾悼公以其伐莒故

公至自伐齊

公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未圍齊也。未圍齊則其言圍

齊何抑齊也。曷為抑齊。為其亟伐也。或曰。為其驕蹇。使

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

穀春秋之義。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伐者。

則以會致。祝柯之盟。盟復伐齊。與曰。非也。然則何為以

春秋公 七

伐致也。曰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只○舉○其○案○便○了○何○等○古○澹○而晉執其君

魯取其地此與盟後復伐何異

取邾田自漵水

左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漵水。歸之于我。晉侯

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

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

吳壽夢之鼎。荀偃中軍元帥故特賄之荀偃瘳疽。生瘍於頭。瘳疽惡創也

屬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

內。請後曰鄭甥可。鄭甥荀吳其母鄭女也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

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宣子即士匄大夫稱主

視。欒懷子盈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

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

吾淺之為大夫也。自愧以私心度荀偃謂念其子而不瞑目也

公其言自漵水何。以漵為竟也。何言乎以漵為竟。漵移

也。魯本與邾婁以漵為竟。漵移入邾婁界魯隨而有之

季孫宿如晉

左季武子宿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代荀偃將中軍

賦黍苗。詩美召伯勞來諸侯如陰雨季武子興。再拜稽

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天子征伐之事。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衛侯衍奔齊故林父獨伐齊

附左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兵兵

鐘聲應林鐘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

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

借人也。若從稱伐之例則三等之中此為最下言時則

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以作彝器。

武仲之論既合典禮又曷禍机至言至文

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救魯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靈公卒子莊公光立

左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音宗驥聲姬生光。以為

太子。諸子仲子戎子。諸子者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

戎子。故以所生子託之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仲子曰

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則事難成列於

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

襄公九

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廢而徙使高厚  
 傅牙以為太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  
 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  
 不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太子執  
 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禮也  
 公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於君  
 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  
 夫也。

**穀**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  
 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為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  
 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  
 故非之也。然則為士匄者宜奈何？宜禪帷而歸命乎？介  
 除地為禪於禪張帷，反命于介介歸告君，君命乃還。  
**胡**穀，齊地也。還者，終事之詞。古之為師，不伐喪，大夫以  
 君命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可也。世衰  
 道微，暴行交作，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欲者衆矣。士匄乃  
 有惻隱之心，聞齊侯卒而還，不亦善乎？或曰：君不尸小

事臣不專大名。為士句者，宜墾帷而歸命乎介，則非矣。使士句未出晉境，如是為可也。已至齊地，則進退在士句矣。猶欲墾帷而歸命乎介，則非古者命將不從中覆專制境外之意。而况喪不可伐，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者。故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善之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子速嗣是為莊子

齊殺其大夫高厚

齊崔杼殺高厚於灑監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左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

胡按左氏初盜殺鄭三卿於西宮之朝，公子嘉知而不言。既又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故楚人伐鄭。至于純門而返，至是嘉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展子西率國人殺嘉而分其室，不稱鄭人者，嘉則有罪矣。而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眾同樂，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郭

也。懼齊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左**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豹會范宣子匄于柯齊

平魯懼齊故為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四章曰控

柯會以自固因誰極控引也取其叔向曰盼敢不承命于大邦誰

城武成

**左**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成

靈王二十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及莒平督揚之盟故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齊之無道諸侯圍之而不服以

士匄聞喪而還師遂會于澶淵修德來遠不誣也哉

秋公至自會

中孫速帥師伐邾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莊公蔡公子履出奔楚燮母弟

**胡**按左氏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

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

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謀國之合於義者也國人乃不

順焉而殺燮此何罪矣故稱國而不去其官公子履其

毋弟也。進不能正國。退不能遠害。懼禍而奔。從於夷狄。書者罪之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左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偏。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

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將出奔。自理呼於國曰。慶氏無。

道。求專陳國。暴滅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

叔老如齊。初聘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報向戌之聘也。

左衛甯惠子殖疾召悼子。喜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

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

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

不來食矣。寧為餓鬼不來。悼子許諾。惠子遂卒。為二十六年衛侯歸。

靈王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拜師及取。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邾二邑是時公猶在晉。季孫宿納之。

左邾庶其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

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仲名武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微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

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胡**庶其。邾大夫也。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微也。其以事接我。則書其姓氏。謹之也。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昏。接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以欲敗禮。則身必危。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春秋禮義之大宗。故小國之大夫。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氏。謹之也。漆一邑。閭丘一邑。而不言及者。庶其之私邑。所受於君而食之者也。此叛臣何以不書。叛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見矣。夫棄夷狄。從諸夏。其慕



義之心疑可與也。然有據城以求援者。君子猶以為不可受。而况鄰國乎。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見矣。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盈不能防閑其母以致奔亡。

**左**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桓子即厲。范鞅士自以

其亡也怨欒氏。欒黶疆逐范。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

不相能。相下。桓子卒。欒初與其老州賔通。欒初桓子妻

之母也。老欒氏家。幾亡室矣。懷子患之。初懼其討也。邕

丹邕子怪甚此所謂將亡之妖孽也

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桓主

厲大夫稱主也。謂欒盈以范氏曰。以下詐為盈。吾父逐

欺欒盈為己死。而專晉國之政。將作亂之言。吾父逐

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

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

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鞅素怨懷子。故

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

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羊舌

虎。因叔向。虎盈之黨。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牀向

弗應。出不拜。夫樂桓子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初大

有識有骨

春秋四傳

卷二十七

襄公

十五

夫也初大夫祁奚室老家臣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也求救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繇之何也深不出所料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為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為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繇

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言為國非私叔向也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不使見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彼有美色奇怪之物散族也哀散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藥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及於難氏之難藥盈過於周周西

固當取其  
議而置其  
妬

陳詞懇切  
能不動人

鄙掠之。辭於行人。樂盈辭謝于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  
 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為重罪於郊。甸謂無所  
 沃。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樂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  
 其子儻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  
 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儻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  
 於尉氏。尉氏討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  
 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樂氏者。歸所取焉。使  
 候出諸轅轅。候送迎賓客之官。使候出樂氏盈於轅轅。閑外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始見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左會於商任。錮樂氏也。錮樂盈使齊侯衛侯不敬。叔向

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興也。政身之

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為二十五年齊弑

剽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大夫晉皆樂氏之黨

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

彼樂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樂氏。乃亦子

之勇也。言子待之如樂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而自鳴。莊公為勇，爵設爵位以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駱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識門其亦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言臣為僕人尚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言未足以為勇也。

**附錄** 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靈王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附左** 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御

魯御邑大夫武曰：焉用聖人？武仲多智，時我將飲酒而仲過之，適遇雨，言武仲出而遇雨，不知已雨，行何以聖為？晴雨何以為知？且聖也。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古者家有

夏四月

**附左** 夏，晉人徵朝于鄭，召鄭鄭人使少正名公孫僑子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

盟戲中不  
禮之故蕭  
魚明觀棠  
之錄梁  
臨執燔之  
與澶淵表  
聽期之勤  
詞命至此  
可謂無間  
言矣

春秋四傳 卷二十一

而我先大夫子馬公子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因朝晉。生朝。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携貳於楚。言晉責鄭不共。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驕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同盟。遂帥群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朝正貳於楚者。子侯石孟石歸而

討之。蓋飾辭也。其實鄭使石澳梁之明年子驕老矣。莫告絕于楚。楚人執之。公孫夏子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音帝耐耐重釀酒也。鄭伯見晉侯嘗耐之。與執燔燔為以助祭。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謂澶淵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薦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讐。不堪。晉懼其剝削。則從。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春秋四傳 卷二十一 襄公 十九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附左**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

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

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

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

為二十五年齊。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

殺其君光傳。即子。召室老宗人立段。黑肱子也。而使黜官。薄祭。使段減。

張即子。無多受職。省薄。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

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

思及治亂之故庶貪

所係甚大

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已。伯張。

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

焉。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沙隨。

**左**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

晉。不可以不懼。為明年齊。伐晉傳。

**胡**按左氏。會于商任。錮欒氏也。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

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繫累其子弟。不收其。

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勅五典。厚人倫也。今晉不念欒氏世勲而逐盈。又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也。楚逐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賢於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靈王二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乙巳杞伯匄卒

夏邾郈莒來奔

庶其之黨同竊邑叛君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胡**按左氏慶虎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畏公子黃之偏而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奔楚愬之二慶以陳叛楚屈建圍陳殺二慶夫人君擅一國之利勢使權臣暴蔑其身而不能遠欲去其親而不能保。諸愬之於大國而不能辨。至因夷狄之力然後能

克則非君人之道也。故二慶之死，稱國以殺公子黃之出，特以弟書者，譏歸陳侯也。凡此皆春秋端本之意。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二慶死則黃之歸易矣。說誣不善不遂。君子小人相為伏見。故陳殺二慶而公子黃返也。書自楚者，罪其奔夷狄之國，復藉夷狄之力以歸黃之進退不正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左**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送女以藩載欒盈及其士，以藩車載欒盈及其腹心，瓜納諸曲沃。欒盈牙之士使若勝妾在其中。

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胥午守曲沃大夫。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而飲其衆。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紿以畫入絳，以畫入晉國都，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莊子魏絳獻子私焉。故因之。私相親愛，故此因之入晉。

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即樂王鮒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為政。

王鮒嬖人  
其權累過  
人如此

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  
 懼焉欒氏所得其惟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  
 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練冒經練使宣子墨  
 冒其二婦人輦以如公恐欒氏有內應距之奉公以如  
 固宮范鞅逆魏舒子鞅宣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則見  
 之兵成行列既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  
 乘車將迎欒盈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  
 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驂乘必持遂  
 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獻其子之僕至鞅曰之  
 公宣子逆諸階子迎獻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

著於丹書初豹犯罪沒為官欒氏之力臣曰替戎國人  
 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  
 汝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言不負要乃出  
 豹而閉之閉之門外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隱短牆也替戎  
 之拒戰斐豹乃過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  
 短牆而待其至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  
 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登公宮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  
 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鞅攝宣子欒盈  
 奔曲沃晉人圍之

**胡**欒氏晉室之世臣故盈雖出奔猶繫於晉復入者甚

逆之辭。為其既絕而復入也。曲沃者。所食之地。當是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為之用。至於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者也。故聞語欒孺子者。則或泣或嘆。以為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盈從之。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天棄欒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於錮之甚急。使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是以此極。春秋備書之。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為後世鑒。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齊始伐

**左**齊侯伐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

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郟郟。封少水。封晉尸於少水。以為京觀。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趙旃之子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釐。音厘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救者救其患難。凡救當奔命。以往救而次。失救也。

已卯。仲孫速卒。即孟莊子

**左**季武子宿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彌子。鉏悼子。

魯自仲遂  
殺嫡立庶  
公室於是  
乎失政魯  
卿自季孫  
廢長立幼  
家臣於是  
乎效尤亟  
氏之豈黠  
廢秩立錫  
叔孫之豎  
牛殺丙立  
舍皆託廢  
立以擅其  
權而三桓  
微矣作備  
之禍其流  
弊可勝道

也訪於申豐豐李氏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  
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欲盡挈家他日又訪為對  
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立紇不訪於臧紇仲臧紇曰  
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  
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復澡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  
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乃獻酬畢而通行為旅  
之禮列在季孫失色恐公鉏季氏以公鉏為馬正馬家司  
惻子之下馬即閔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  
愠而不出閔子馬馬即閔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  
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

哉

緣孝敬以謀富謀甚  
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

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

往盡舍旃以享燕之具往公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

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鞵也音結孟

莊子庶子孺子秩之弟孝伯也豐孟莊子疾豐點謂公

鉏苟立鞵請讐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

若立鞵則季氏信有功於臧氏矣臧氏因季氏欲立紇

若專立孟氏之少則弗聽已卯孟孫卒公鉏奉鞵立于

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鞵在此矣季

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夫子謂遂立錫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也孟莊子所感而然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左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孟氏公鉏讐臧氏故誣其為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自備冬亂不使孟孫得成塋禮

武仲除道  
東門本非  
為亂而甲  
從則疑於  
為亂納龜  
請浚本非  
要若而據  
邑則嫌於

十月孟氏將辟臧藉除於臧氏向臧氏借道臧孫使正夫助之使遂正助除於東門申從已而視之畏孟氏故使視作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闕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宣赫以鑄女之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宣叔為臧賈臧為出在鑄還舅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

要若想其  
人蓋持論  
有餘而守  
道不足動  
而見尤乃  
所自取知  
士然乎哉

古人凡有  
所稱述必  
指其人者  
不敢樣善  
也

君利也  
卷二十一  
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  
足也。言使甲從已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文仲  
敢不辟邑。子據邑請後祀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  
人曰：防邑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  
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為。凡亡國臣對曰：盟東門氏也。曰  
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文公命立子惡仲  
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  
季孟於晉。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  
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于

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為誰居其孟椒  
乎。株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  
穀其日正臧孫紇之出也。蘧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  
其出乎。  
晉人殺欒盈。  
左：晉人克欒盈于曲沃。得雋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  
奔宋。  
齊侯襲莒。  
左：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莒傷股而退。明

齊侯襲莒  
齊侯還自晉  
卷三十七 襄公  
廿七



日將復戰期于壽舒邑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

宿于莒郊二子齊大夫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近莒

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

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

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即杞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

之妻於郊梁戰死妻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

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婦人

**附左**齊侯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

對曰多則多矣戰功曰多言伐晉抑君似鼠夫鼠晝伏

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為

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仲尼曰杜註以孔子二

年方二歲後來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謂能避而不

聞其事而論之知難也齊禍而不知齊禍而不知齊禍

容於魯國抑有繇也作不順而施不怒也作廣長立少是

施事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作事不順而

不怒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作事不順而

春叔孫豹如晉賀克左穆叔如晉即孫豹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

穆未論三  
不朽甚當  
至以文仲  
為言恐未  
必然文仲  
雖賢孔子  
嘗以為不  
仁者三不  
知者三不  
謂不朽乎  
魯遠有周  
公迄有孔  
子何置之  
弗問也

組織極細  
諛議極正  
風度極悠  
雅

卷二十七

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子名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唐杜二國名殷封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會食邑於范。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復為范氏。范氏。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辰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保始祖之姓受先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大者不可謂不朽。

附左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

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子西相鄭伯如晉故子產寄書於子西以勸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感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沉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興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

春秋四傳 卷二十七 襄公 廿九

怒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人浚取也寧可使養乎我而可謂子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取我財以自生乎斃其有賄故宣子說乃輕幣

仲孫羯帥師侵齊前年齊伐晉魯為晉報齊

夏楚子伐吳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左**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遂啟疆如齊

聘且請期請會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即陳湏無曰

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遂啟疆如楚辭且乞師辭有晉師未得相見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左楚子伐鄭以救齊以齊無字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

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音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二子

夫致師挑戰欲得鄭人鄭人卜宛射犬吉以公孫射犬

自御知其地利故也鄭人卜宛射犬吉為御而吉

子太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游太叔即對曰無有

眾寡其上一也太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二子在幄坐

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廣車已皆乘

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而後二子同皆踞轉而鼓

琴轉衣裝也二子皆箕踞近不告而馳之皆取胄於橐

而胄衣裝而鼓琴示閒暇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

囚入楚營壘三子皆下車手搏楚人弗待而出皆超乘

抽弓而射各抽弓射楚人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

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謂射犬曰鄭公孫與我同乘

而相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

亟也言其性急楚子自棘澤還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齊人復討慶氏之

叔孫豹如京師

左齊人城邾邾王穆叔如周聘且賀城賀邾王嘉其有

二子踞琴臨敵何得有此閑暇抑亦傳之考過歟

禮賜之大路。

大饑

穀只一為字便分實主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

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貌不足也。虛五穀不

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無味。臺榭不塗。弛侯。廷

道不除。侯射侯也。廢侯不燕。射廷內道路不除。百官布而不制。不制不更有造作

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胡**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之。或移粟以

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饑。芋。如漢獻帝後魏孝文帝

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如趙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

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脩。殺禮物而

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

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

春秋四傳合抄卷之二十七

春秋四傳

卷二十七

三十二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春秋四傳合抄卷之二十八

襄公四

靈王二十有五年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以報孝伯之師也。前年魯使孟孝伯為晉伐齊公患之使告于晉。

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志在不在病我不在病我。不在寇必速

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也徒空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莊公弑弟景公杵臼立

激成變亂  
足為千古  
之戒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左齊棠公齊棠邑大夫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杼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驟數如往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因是怒公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門因欲歸罪于莊公而殺之以解說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于晉而尚不得其間崔子間公侍人怨公鞭已乃夏五月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子享莒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

拊楹而歌命姜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言崔子宮近公宮陪臣干楹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偃堙皆死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弁祭申蒯侍漁者監取漁之官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帑宰之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言我若以妻子免是反申蒯死君之也義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晏平仲聞其人曰死乎曰獨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襄公 二

古人於生  
死之際可  
謂處之實  
矣

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已與眾臣無異豈獨吾君曰行  
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  
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  
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  
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  
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既  
起。而三踊而出。度躡躍三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  
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如即僑之  
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

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  
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  
上帝乃歎。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崔杼弑  
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殺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  
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南史氏齊  
外史者在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于夷儀

左晉侯濟自泮。水曾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



以君說是  
何世果

春秋四傳 卷二十八

以莊公說公說莊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之齊  
以其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三軍之五吏屬官  
職之文三十帥軍卿屬官三軍之大夫軍大夫百官之正  
長群有司師旅及處守者守國皆有賂晉侯許之  
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  
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胡晉本為報朝歌之役來討及會夷儀既聞崔杼之弑  
則宜下令三軍建而復旆聲於齊人問莊公之故執崔  
杼以戮之謀於齊眾置君以定其國示天討之義則方

伯連帥之職修矣今乃知賊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  
同情也故春秋治之如下文所貶云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埋木刊有井則埋

除之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師七百乘伐陳甯

突陳城乘夜穿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遇司

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不欲載公遇賈獲陳大載其

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雖急猶不

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

襄公 四

陳城蒙實  
突之慘太  
于動奔墓  
之悲不亦  
深可痛乎

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  
社抱社主使其衆男女別而累以待於朝。而使男女以別  
待子展執紼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係  
命子展執紼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係  
而子美即子產但數其祝。社大祝。板除。司徒致民。  
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修其兵符也。陳亂故正其衆官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故齊成也。以安定之乃還。

胡崔杼既弑其君矣。晉侯受其賂而許之成。故盟于重  
 丘。特書曰同。

公至自會。  
此書至著其黨惡附奸之罪也。

何休所謂  
 同心為惡  
 惡必成者  
 也

衛侯入于夷儀

左。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  
 其帑以求五鹿。

胡鄭伯突入于櫟。衛侯入于夷儀。其入則一。或名或不  
 名者。鄭伯奪正以立。而國人君之。諸侯助之。不知其義  
 不可以有國也。故特書其名。著王法以絕之。衛侯殺其  
 冢卿。失國出奔。固不為無罪矣。然有世叔儀以守。有母  
 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有歸道焉。則其義猶未  
 絕也。故止書其爵。而不名。及寧喜弑剽。復歸于衛。然後

書名此聖人俟其改過遷善不輕絕人之意。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偃姓子爵國

**左**楚遠子馮卒屈建為令尹舒鳩入卒叛楚令尹子木

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舒鳩先至子彊息

相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與吳相遇而退吳人居

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壅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言相

慮雨水若遇雨請以其師卒誘之誘吳簡師陳以待我

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若奔比則亦視其乃可以免不

然必為吳禽從之左師從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

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音附諸其軍吳逐

至其簡師會之楚人先所簡閱精兵吳師大敗遂圍舒

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左**鄭子產獻捷于晉獻入陳戎服將事戎服軍旅之晉

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闕父舜之後為

以服事我先王武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

後也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而

封諸陳封胡公為陳侯以備三恪又封舜後謂三恪後則我周

陳成周之  
大德數陳  
罪也明大  
國之多折  
供晉辭也  
昭城濮之  
舊我申王  
命也

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陳桓公  
是陳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他桓公弟殺於  
亂。我定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鄭莊公  
其位。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鄭莊公  
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  
所知也。播蕩流移失所陳夏微舒弑靈公靈  
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  
不可億逞。其快志度我是以有往年之告。陳請伐未獲成  
命。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當陳隧者井堙木刊  
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如鄭國恐國勢不強天誘其衷。

啟。敝邑心。開導其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社使男女自  
授。待命。是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  
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千里列國一  
同。曰。百里。自是以衰。衰差降也謂次國七今大國多圻。  
矣。若無侵小。何以至此。焉。以說晉人曰。何故我服。對曰。  
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  
舊職。命我文公。我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  
言。今日所以我服者。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  
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子西渡。伐陳。陳及鄭

春秋傳

襄公

七

勇而自輕  
兵家所忌  
吳子何入  
其穀中

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足猶成也人有  
之趨向文所以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晉  
成其言之華采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十有二月吳子過伐楚門于巢卒

諸樊卒  
餘祭立

左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

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牛臣巢人若開巢我獲射之

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

墻以射之卒

穀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于巢者外乎楚也門于巢

乃伐楚也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

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

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飾城者備守備請罪吳子謁伐

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古者雖

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

輕也非責也

附左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問

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

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

利以傳

茂○然○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  
明○名○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  
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  
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  
言○求○復○甯○喜○許○之○太○叔○文○子○聞○之○儀○大○叔○曰○嗚○呼○詩○所○謂○  
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君○子○之○  
行○也○思○其○終○也○思○使○終○思○其○復○也○思○其○可○今○甯○子○視○君○  
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今○悼○子○廢○置○其○君○曾○不○奕○者○舉○  
棋○不○定○不○勝○其○耦○敵○耦○對○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  
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甯○氏○出○自○衛○武○公○及○  
喜○九○世○也○

歸國二十七年  
年果殺甯喜

靈王二十有六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左衛獻公使子鮮為復子鮮母弟鱣也辭敬如強命之

敬如獻公及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如曰雖然以吾

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

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已命於敬如以公命與甯

喜言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

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

春秋四傳

襄公

九

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西君前出獻公天下誰畜之悼

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悼子穀曰我請使焉而

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

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言其為人若不已死無日矣

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

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文子即孫嘉

聘於齊孫襄居守子孫文二月庚寅寧喜右宰穀伐

孫氏孫氏父兄皆不在不克寧喜伯國傷伯國即孫襄

寧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寧子寧子復

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子叔即

**胡**喜嘗受命於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罪衛侯出

入皆以爵稱於義未絕而剽以公孫非次而立則喜之

罪應末減矣亦以弒君書何也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

耦况置君乎於術則殖也出之喜也納之於剽則殖也

立之喜也弒之是奕棋之不若也故聖人特正其弒君

之罪示天下後世使知慎於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霍

光以大義廢昌邑立宣帝猶有言其罪者而朝廷加肅

况私意邪范粲桓彛之徒殺身不顧君子所以深取之

者知春秋之旨矣。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書叛始此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左**衛侯入大夫送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

**胡**按左氏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者著其據土背君之罪也。臣之祿君寔有焉。專祿以周旋戮也。衛侯出奔齊入于夷儀皆以爵稱今既復歸而得國矣乃書其名何也。人之有德慧術智者常存乎疾疾。衛侯

得反國幸矣自竟以及門三懸其驕心猶在乎

淹恤在外十有二年。困於心。衛於慮久矣。此生於憂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失信無刑。猶夫人也。則是困而弗單。雖復得國。猶非其國也。此見春秋俟人改過之深。而責人自棄之重。欲其強於為善之意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吳荀偃子

**左**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成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圍雍鉏。獲殖綽。復愬于晉。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即荀吳來聘。召公也。召公

春秋四傳 襄公 十一



為澶淵會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

衛疆戚田正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於是

衛侯會之晉人執宰喜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

弱氏晉主獄大夫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國子使

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

補其闕正其危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

若之何晉為林父執衛侯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

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自以殺晉成三百國子

賦轡之柔矣義取寬政以安諸侯子展賦將仲子兮義

衆言可畏衛侯雖別有罪晉侯乃許歸衛侯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音對

左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芮宋大夫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

妾取以入共姬宋名之曰棄長而美姬納諸御共姬以

平公嬖生佐即元惡而婉貌惡而大子痤美而狠貌美而

狠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

寵伊戾名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太子

痊與楚客相知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  
 於宋公欲野享客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  
 乎大夫謂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  
 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  
 往也遣之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  
 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  
 使視之則信有焉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其以  
 也婉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賂而與  
 之語賂謹也謹而與佐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  
 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習馬問

晉人執衛甯喜

之對曰君夫人氏也言君夫人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  
 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  
 玉以玉為錦曰君之妾棄使其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  
 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附左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  
 善也聲子子朝之子伍舉伍參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  
 牟為申公而亡王子牟為申縣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  
 舉奔鄭將遂奔晉伍舉王子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

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布荆藉地而坐相與飲食而共議歸楚事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本楚之黨晉楚將和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故遣聲子使于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草，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姻族乎？夫謂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子名聲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

刑賞雖飾  
喜飾怒之  
具然聖王  
有一片若  
心在此

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飲賜，飲饜也。酒食賜下，無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所謂楚人不子儀能用其才也

之亂析公奔晉晉人真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殿後統  
 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  
 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  
 蔡馘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棠隧獲申麇而還鄭於  
 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柝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  
 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善能也是正也君與夫人雍  
 子奔晉晉人與之鄙邑晉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  
 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  
 二人役歸一人則一家有二人從役簡兵蒐乘秣馬辱食

師陳焚次焚舍示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九軍中  
 疾應歸者皆遣之行縱楚之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  
 被囚者使得走逸欲楚知之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  
 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  
 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即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  
 與之邢邑晉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  
 之乘車射御驅侵國陣法中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  
 吳於是伐巢屬楚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  
 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教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  
 人與之苗伯賁即闔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

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樂范易行以誘之。樂書時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令楚貪已不復顧，二穆之兵至佐新軍，令此三人多良。吾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皆出穆王故曰二穆。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莫傷也。吳楚間謂火滅為燔。子反死之，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栾舉娶于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栾舉女寔遣之，懼而奔鄭，引領。

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爵祿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椒鳴伍舉子

八月壬午，許男宰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左**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曰：師不興，狐不歸矣。八

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來？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貪昧猶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使快志夫小

人之性。黷於勇。畜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楚戰者皆黷勇貪名之人。與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入南里。鄭邑。墮其城。涉於樂氏。津門于師之梁。鄭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卒靈公之志。

葬許靈公

靈王二十有七年

春

齊侯使慶封來聘景公即位通嗣君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

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晉楚始同主盟至是南北二伯天

分於宋而無夷夏之辨春秋將以終於吳越焉爾

左宗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携吾。

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于小國。為會于宋。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服之。而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楚使朝左師。向戌復言于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傳告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正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公子以齊言。素要齊二盟。至不得以潘為軍。諸國各以潘籬為晉楚各處其偏。渡訟爭。伯夙盈荀謂趙孟曰。楚氛甚惡。言楚有襲懼難。趙孟曰。吾

左還入於宋。若我何。

衛殺其大夫甯喜。

**胡**甯喜既坐弑君之罪矣。不以討賊之詞。何也。初。衛侯使與喜言。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氏納之。衛侯復國。患甯喜之專也。公孫免餘請殺之。曰。微甯子不及此。及吾與之言矣。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攻甯氏。殺喜。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勸沮。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公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為出奔晉為殺  
 甯喜出奔也曷為為殺甯喜出奔衛甯殖與孫林父逐  
 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  
 也孫氏為之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  
 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為之  
 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欲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  
 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  
 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

子固為我與之約矣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繫執鈇鎖從  
 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非○不○欲○約○也○已○若夫約言為信則  
 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  
 孫氏凡在爾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  
 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携其妻子而與  
 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割○也○昧雉○割○雉○為○盟○故○彼視○割○雉○為○盟○故○彼  
 殺專喜之徒也專之為喜之徒何也○是○正○論○已雖急納其兄與  
 人之臣謀弒其君是亦弒君者也專其曰弟何也專有  
 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



奔晉織納邾邾終身不言衛。鱄之去合乎春秋。

**胡**衛侯之入使鱄與寧喜約言既殺寧喜鱄病失言遂

出奔晉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

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吾不可以

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其稱弟罪衛侯也穀梁子曰

鱄之去合乎春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晉之不主夏盟自宋始

**左**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

將被甲衣中伯州犂曰

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

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

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太

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

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三

者具而後安存信亡何以及三明年子木果死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

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

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

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

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助我雖信楚

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也。更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尸盟主辨具者言楚欲自同于小國任晉之細事不亦可從其請乎乃先楚人。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

楚之帶甲百萬，乃不畏強晉，而畏叔向，知謀之士，折衝千里，信然。

銷鋒鑄銳，卒有揭竿之變，而後弭兵請賞。

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宋左師請賞。向戌善於趙文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合晉楚之曰請免死之邑謙成向戌自以為功至是請賞于宋君也。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

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子左師曰：我將亡矣，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  
 穀。溴梁之會，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晉趙武耻之，豹云者，恭也。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夫，夫臣也。其臣恭也。晉趙武為之會也。趙武帥諸侯大夫為恭，故歸功。  
 胡。宋之盟，合左師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而楚屈建請

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及申之會，蠻夷之君，篡弒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左師鄭子產皆獻禮焉。宋世子佐以後至，遂辭而不見。伐吳滅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哀，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貶之也。  
 附左。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偏喪曰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無父曰孤。姜以夫亦稱寡。曰：棠無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姜之弟。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

小人平居  
剝頸急則  
相畜往々  
有之豈惟  
崔慶為然

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  
 彊怒。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遂見  
 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  
 嫫帥甲以攻崔氏。崔氏謀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  
 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嫫復命於  
 崔子。且御。崔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其妻縊。崔明夜碎  
 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  
 矣。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  
 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

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  
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矣。

靈王二十七年崩。二十有八年。

春無冰。

左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星  
 當在星紀。丑斗牛之次。今在玄枵。子虛危之次。淫行失度也。以有時蓄陰。不堪。陽蛇  
 乘龍。蛇虛危之星。龍歲星木也。龍宋鄭之星也。歲星本  
 東方房星。為鄭。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  
 宋角亢為鄭。民耗不饑何為。

夏衛石惡出奔晉。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魯晉屬故告晉而行

冬齊慶封來奔

**左**齊慶封好田而者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於盧

蒲葵氏內實寶物妻妾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就

蒲氏朝也移而居嬖家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避崔氏難

見封得盜賊以告而反故反盧蒲葵葵臣子之告賊得反子

其身使以功贖罪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葵曰男女辨

姓子不辟宗何也慶氏盧蒲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

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

皆嬖崔氏弒莊公癸何二子皆出奔今還求寵于慶氏欲為公報仇也使執寢戈而先

後之盧蒲葵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慶舍兆曰或卜攻讎

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十一月

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泣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

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為尸慶集為上獻盧蒲葵王

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圍人為優

慶氏之焉善驪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

里子樂子高子尾子陳子鮑子國子之徒介慶氏之甲也介子尾子抽

捕擊靡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

肩猶援廟捕動於薨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慶舍雖重傷猶能援

太廟之椽動於屋棟且以祭器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

伐西門不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遂來奔獻

車於季武子美潭可以鑑展莊叔見之魯大曰車甚澤

人必瘁宜其亡也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子之朱

方吳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

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

善人淫人  
數語至理

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昭四年慶封果為楚子所殺殲

之盡旃

**附左**崔氏之亂喪羣公子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

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邶殿齊別都其邊鄙之邑凡六十

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

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

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

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

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

快舉

書公朝王  
所見王業  
之哀書公  
如楚見伯

業之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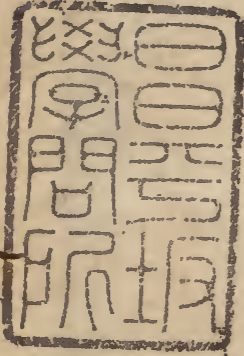
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  
 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  
 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嫠○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  
 不○得○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  
 二○月○乙○亥○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于○市  
 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諸夏之君始  
旅見于楚

〔左〕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  
 鄭伯不在伯有廷音往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

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濟○澤  
 之○阿○行○潦○之○殯○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  
為三十年鄭  
殺良霄傳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康王卒  
郊教立



春秋傳合抄卷之二十八

文化己巳

丁未葬于郟卒 氣王卒

十有二月甲寅天子崩 于池

葬身帶紼 燕三十羊順

之○回○行○葬○之○能○燕○真○龍○宗○室○李○蘭○凡○之○婚○也○婚○可○棄○乎  
於○禮○順○必○亦○大○皆○婚○男○之○主○也○而○棄○之○何○以○示○宗○廟○乎



